

華東師範大學函授教材

古 代 漢 語

上 冊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漢語教研組編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目次

一、緒論	1
附錄(一) 從文學語言的概念論漢語的雅言、文言、古文等問題	周祖謨 8
附錄(二) 古代漢語的學習和教學	王 力 23
二、文選	29
鄭伯克段於鄆(左傳·隱公元年)	29
宮之奇諫假道(左傳·僖公五年)	32
燭之武退秦師(左傳·僖公三十年)	34
蹇叔哭師(左傳·僖公三十二年)	36
晉靈公不君(左傳·宣公二年)	38
齊晉鞏之戰(左傳·成公二年)	41
馮諼客孟嘗君(戰國策·齊策)	44
莊辛說楚襄王(戰國策·楚策)	48
魯仲連義不帝秦(戰國策·趙策)	51
衛靈公(論語)	57
季氏(論語)	58
微子(論語)	60
苛政猛於虎(禮記·檀弓下)	62
大同(禮記·禮運)	62
教學相長(禮記·學記)	64

寡人之於國也(孟子·梁惠王上)·····	65
齊桓晉文之事(孟子·梁惠王上)·····	67
夫子當路於齊(孟子·公孫丑上)·····	72
奕秋(孟子·告子上)·····	74
三、古漢語通論第一部分文字詞彙 ·····	76
第一章辭書·····	76
附錄(三) 許慎和他的《說文解字》·····	周祖謨···91
第二章關於六書·····	104
第三章文字通假·····	112
第四章古今字、異體字·····	117
第五章詞的本義和引申義·····	127
附錄(四) 部首和詞義·····	137
第六章古今詞義的異同·····	168
第七章同源詞·····	179
附錄(五) 釋門·····	阮 元··185
第八章古代詞語的特色·····	188
附錄(六) 與友人論詩書中的成語·····	王國維··200
附錄(七) 肅霜滌場說·····	王國維··202
四、常用詞 ·····	203
常用詞(一)·····	203
常用詞(二)·····	226
常用詞(三)·····	250
常用詞(四)·····	275

緒 論

一、什麼是古漢語

“古漢語”是跟“現代漢語”相對的概念。馬克思主義語言學告訴我們：語言是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語言從一種質過渡到另一種質，不是經過爆發，不是經過一下子消滅舊的和建立新的那種方法，而是經過逐漸的、長期的語言新質要素的積累和舊質要素的衰亡來實現的。細微的量變到一定程度就成為質變。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既有聯系又有很大的不同，這說明現代漢語是古漢語發展演變的結果。因此，我們可以說，現代漢語是經過長期發展變化而形成的一種具有新質特點的現代的漢族語言，而古代漢語則是具有舊質要素的古代的漢族語言。但是什麼時候的漢語是古代漢語，什麼時候的漢語是現代漢語却難以用一條清楚的界線來劃分。大體說來，現代漢語的形成應以五四運動為起點，所以我們可以把五四以前的漢語劃入古漢語範圍。

古漢語是一個如此廣泛的概念，究竟包括一些什麼內容呢？大致說來它有兩個系統：一個是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而形成的上古漢語書面語言以及後來歷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語言，也就是通常所謂的文言；一個是唐宋以來以北方話為基礎而形成的古白話。文言是從口語的基礎上凝練而成的，文言一經形成，在

某種程度上就有脫離口語的趨勢。但這不是說文言和口語是完全絕緣的。不同時代的文言、任何仿古作家的語言都不能不反映當時口語的特點。但是由於封建統治階級的偏見，他們總是排斥在他們看來是“鄙俗”的民間語言的，因此古代的口語就不可能在文言中全部反映出來，純粹古白話的資料保存下來的也比較少。但是，古代的口語，即白話，在民間不斷的發展着，成為現代漢語的主要發源地。

古漢語既是文言和古白話的總稱，我們學習古漢語是否兩個方面都一樣重要呢？研究古代白話是漢語史迫切的任務，根據本課程的目的，我們學習和研究的對象主要是文言。這不僅因為文言是語言巨匠們在全體人民所使用的語言基礎上高度加工的結果，而且古代用文言寫作的東西範圍很廣，無論是政治、哲學論著，歷史文獻，文學中的詩、文、詞乃至戲曲、小說無不有文言成分在起作用。文言系統的形成，源遠流長，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語言材料是非常豐富的，本課程不可能對歷代的文言作品一一加以研究，我們的重點是先秦的典範作品。這是因為先秦時期距離現代較遠，跟現代漢語比較，語言差別較大，作品比較難懂，而且先秦典範作品的語言是歷代文學語言的源頭，影響極為深遠，學習先秦典範作品的語言，可以收到溯源及流、舉一反三的效果。

二、古漢語和現代漢語

有人過分誇大了學習古漢語的困難，認為掌握古漢語如同

掌握一門外國語。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如上所述，我們知道古漢語和現代漢語不是截然不同的兩種語言，現代漢語是古漢語的繼承和發展，兩者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因此，即使古漢語和現代漢語在語音、詞彙、語法上有或多或少的差異，我們還是可以根據現代漢語來上推並認識古漢語的。學習古漢語要比學習外語容易得多。古漢語和現代漢語，它們的語言成分有同有異，我們可以作一些簡單概括的比較。

語音是語言中變化最多的，假如拿一個個的字作比較，許多字的讀音上古跟中古不同，中古又跟現代不同。例如“天明”兩個字，現代讀作 *tiān míng*，而古代的近似讀音是 *tīn máng*，這就有些不同了。但是這兩種讀音並非沒有聯繫，它們的聲母和聲調是相同的。又如“文、問、無”這些字，現代普通話讀音聲母都是 *w*，中古以前聲母是 *m*，中古以後則是 *v*，從 *m* 到 *v* 到 *w* 變化比較復雜一些。但是仔細考究起來，這些變化是有線索可尋的，而且它不是一個一個音無規則的亂變，而是一批一批的音循着一定的途徑演變的。所以從整個語音系統來看，現代漢語和古漢語的聯繫仍然很密切。我們學習古漢語，對每個字的古代音值倒不一定要求了解得很清楚，我們用現代的讀音來讀古書也無礙於對古書的理解。

詞彙是語言的材料，語言在發展過程中，詞彙的變化最為活潑。古今詞彙的演變，有幾點值得我們注意：

第一、基本詞彙最為穩固，“天、地、人、山、水、上、下、手、雨”等詞，現代和古代都是一樣的。

第二、古代漢語單音詞或單純詞占優勢；現代漢語則雙音詞或合成詞占優勢。構詞上的不同，表明漢語詞彙隨着社會發展的需要愈來愈精密。

第三、古代漢語一詞多義的現象較為普遍，現代漢語則詞義分工趨於明確、固定。

第四、有些詞的意義，古代和現代不同；有些詞的意義，古代和現代有同有異；也有些詞古代有而現代沒有，或現代代之以其他的詞語；有些詞，古代沒有，是現代新增添出來的。

正因為古今詞彙變化較大，在學習古漢語的時候，在這方面必須多下功夫。

語法構造，在語言中最為穩固。漢語語法的基本結構形式和構成句子的各種成分，古代和現代大致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古代詞性不很固定，詞的兼類和詞類活用現象較為普遍；古漢語句法結構中成分的省略也較現代漢語為多；古漢語虛詞的作用比現代漢語複雜得多；古漢語在詞序上也跟現代漢語有若干差別。

上面提到的古漢語和現代漢語的差別，在以後學習通論的時候，都將着重討論，要求大家隨時留意。

三、學習古漢語的目的

中國的文化非常悠久，我們擁有極其豐富的文化遺產。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不能不吸取祖國的文化遺產，我們學習古漢語是為了能夠批判地繼承古代文化。古代文化都保存在古代文

獻之中，我們要批判地繼承，首先要懂得古代文獻，因此，培養閱讀古書的能力是學習古漢語最直接的目的。

其次，古代漢語掌握好了，對於提高現代漢語的語言修養也會有很大的幫助。毛主席曾經教導我們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東西。要想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東西，就必須熟悉古人所用的語言。

作為語文教師，還肩負着傳授語文知識，培養學生閱讀能力的任務，不僅要求本身能讀懂古書，而且也要求掌握古漢語的若干基本規律，掌握古漢語的基礎知識，對古代作品中的一些語言現象，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這樣才能提高語言分析的質量，才能保證“三基”落實。所以語文教師學習古漢語，除了以上兩個目的之外，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要提高語文教學的質量。

四、古漢語課程的內容和學習方法

學習古漢語的目的明確了，我們還必須了解這門課程的內容範圍和學習方法。前人學習古代漢語，只是強調多讀熟讀，熟讀了許多古代作品，日積月累，逐漸地掌握一定數量的文言語彙，領會到文言用詞造句的一些規律。但是這種辦法不可能把對古代語言的認識提高到理性認識階段，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要提高一步，還要學習所謂“小學”，但也是零碎積累，很難說有什麼系統。這是由於他們受到時代局限的緣故。今天我們要多快好省地學習古漢語，不能仿效這種做法。從教

學實踐中我們深深感到，要學好古漢語，必須一方面熟讀若干篇古代作品，一方面系統地掌握必要的基礎理論知識。因此，本課程的內容確定為三個部分：

第一是古代文選。感性認識是學習語言的必要條件，感性的、具體的材料越豐富，語言的掌握也就越鞏固越熟練。要獲得古代漢語的感性知識，就必須大量閱讀古代的典範作品。我們教材的文選部分正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設的。文選教材附有較詳細的注解，便於自學，要求結合注解，徹底讀懂，並希望多讀熟讀，最好能背誦若干篇。

第二是古漢語通論。學習古代漢語的基本理論知識也非常重要，有了基本理論知識就有可能舉一反三，融會貫通，概括全面，而且我們在進行語文教學的時候，離開必要的基本知識就很難作深入的語言分析。我們教材中的通論部分是學習古漢語和進行文言文教學所必備的文字、詞彙、語法、語音等方面的基本知識。我們在學習通論部分的時候，要善於把讀過的作品拿來跟它印證，不要孤立地學習。通論部分有些章節附有參考資料，必須認真閱讀，吸取前人對古代漢語的研究成果，將有助於加深對古代漢語的認識。

第三是古漢語常用詞。學習古漢語，掌握常用詞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古漢語跟現代漢語在詞義方面的差異較大，我們閱讀古代作品遇到的文字障礙，大都是由於沒有掌握古代的詞義，或者掌握得不全面。掌握了一定數量的常用詞以後，學習古代作品就不會講一篇懂一篇，不講就不懂了。常用詞的掌握一方

面是感性認識，另一方面也是理性認識。說它是感性認識，因為詞彙系統性遠不象語法系統性那樣強，要掌握每個詞的詞義和用法，非一個個地掌握不可；說它是理性認識，因為掌握它還需要把古代作品中的常用詞義集中在一起，經過概括和歸納。我們學習常用詞，這兩方面都要注意，一方面在閱讀作品時，要記住一個個詞的詞義，一方面要進行一些概括和歸納的訓練。我們教材中所收的常用詞，不可能在課堂上一一講授，要求自學時切實掌握，特別要注意古今詞義的細微差別，防止一知半解，一覽而過，也不宜把它當作辭典來使用。

文選、常用詞、古漢語通論三部分不是孤立的，我們學習這門課要善於把它們有機地結合起來，同時也不能忽視任何一部分。

附錄(一) 從文學語言的概念論漢語 的雅言、文言、古文等問題 周祖謨

一

“文言”和“白話”是我們久已慣用的名詞了。但是什麼是文言，文言的性質如何，文言與現代口語究竟有什麼關係，始終還是沒有進行討論的問題。這不僅僅對於研究漢語有關係，而且對於怎樣對待古代文化遺產和怎樣發展現代的文學語言都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很需要提出來討論。

我們知道“文學語言”這個詞有兩個意思：(1)在民族還未形成的時代，它一方面是以其各種不同體裁服務於文牘、文學、宗教和科學的書面語言，而另一方面是人民大眾詩歌創作的語言；(2)在民族語發展的時代，它是民族共同語的加了工的形式，以其口頭和書面的形式服務於民族的文化生活，服務於民族的社會活動的一切方面。根據這樣的了解，我們來看文言和白話的不同就很清楚。文言就是古代的文學語言，換句話來說，就是古代的書面語言和人民大眾詩歌創作的語言，它不僅為文學服務，而且為一般的文牘和政治、歷史、哲學、科學方面的著作服務。至於白話，它是從十三世紀以來以北方話為基礎而逐漸發展起來的民族語言的加工形式，也就是現代的文學語言。白話

和文言的分別，簡單來說，就是現代語和古代語的分別。

我們談到文言和白話的問題，不能不提到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是中國民主革命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折點，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當時社會的先進人物提倡科學與民主，反對為封建階級服務的舊禮教、舊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同時也就提出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口號。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是確定新的文學語言的鬭爭，也就是為了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而聯繫到改革表達形式的鬭爭。毛主席在“反對黨入股”裏已經對於五四運動提倡白話文的意義做了扼要的說明和正確的評價。在五四運動時期，以魯迅為首的先進人物對於古代文化遺產都是有深切了解的人，他們肯定寫文章應當用現代語——白話來寫，不但新的文學要用白話來寫，而且政論的文章和科學的著作也要用這種語言來寫。這就充分地表明了中國的新的文化應該是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五四時期提倡用白話文寫文章，無疑問，對於現代漢語就起了肯定為民族的文學語言的作用；而且經過這一番文學語言的鬭爭以後，現代文學語言的基礎也就逐漸奠定下來了。五四運動時期提倡白話文不僅代表文學發展過程中言文一致的要求，而且標誌着白話已經是全民交際的語言了。所以五四運動以後儘管有一些保守派，林紓、嚴復等還想繼續維持文言文為全民的書面語言，但終歸失敗。

“白話”的名稱起於清末。在五四時期所指的就是平常的話，也就是普通話。“白話”的“白”就是從戲劇中“說白”的“白”

來的。我們現在所談的現代漢語的文學語言就是以口語爲基礎的加了工的人民語言。它以北京方言爲基礎，同時吸收了文言成分、方言成分和外來語成分，有機地組成爲統一的文學語言。五四時期所說的“白話”基本上也就是這樣的內容。

白話代表的是現代語，文言代表的是古代語，這兩者之間又不是截然沒有關係的東西。現代語就是以過去的豐富的傳統爲基礎而發展起來的。它的基本語法構造和大部分的詞彙都是從古代語承接下來的。如果認爲古代語和現代語之間完全沒有歷史繼承的關係，那是錯誤的。事實上古代的文學語言和現代文學語言之間有一脈相承的關係。要說明這件事實，就不能不了解文言與話的口語的關係，同時也就必須批判反動派胡適對於文言的錯誤看法。

胡適是把文言和白話割裂開做爲對立體的。他在“白話文學史”開頭就提出了文言是久已死去的語言，他用文體上的名稱“古文”來替代“文言”的名稱，據他說古文在漢武帝的時候早已成爲一種死文字了。他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裏又說：“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生活文學。……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其餘的都是沒有生氣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陳列品”。（見胡適文存第一集第八十頁）這些話都是極其荒謬的。他把漢語發展的歷史完全割裂開了，並且把白話和文言當做兩個對立的東西來看待。如果不把這種荒謬的反動的說法批判掉，對於現代語和古代語之間的關係就會弄不

清。我的發言就着重從漢語歷史發展的情況來談一下“雅言”、“文言”、“古文”等問題。主要的目的在於說明古代的書面語和口語的關係，文言是否從漢代起就是一種死去的語言。假如我們弄清楚了這一些問題，不但對於研究漢語的歷史有幫助，而且對於研究古典文學也有幫助。

二

要了解這一方面的問題，我們應當先看一下上古時代漢語發展的情況。漢語的歷史非常悠久，今天我們見到的最古的文字記載是商代的甲骨卜辭。商代的甲骨卜辭在語法上跟周代的金文及春秋戰國的文辭基本上是相同的。例如：

貞貞今春王出。

貞今七月王入於商。

癸丑卜貞今歲受禾，弘吉。在八月佳王八祀。

丙子卜今日雨不？

我其已宥，乍帝降若；我勿已宥，乍帝降不若。

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來雨？其自東來雨？其自北來雨？其自南來雨？

這種卜辭當然是巫史記錄下來的。這種記載即便因為受了書寫契刻工具的限制，文辭非常簡單，可是它必然跟口語是接近的。語言是人類互相交際和交流思想的工具，記載下來的文辭如果脫離了語言，就不能使人理解，就會失去了它的作用。

周代的金文在文字上是從商代甲骨文發展來的，在文辭上

也跟商代的甲骨卜辭的語法構造極其相近，這是什麼道理呢？我們可以想到商人被周人統治以後，商人雖是被統治者，可是商人的文化比周人高，商人的語言在黃河流域中下游一帶已經有了相當大的勢力，周人征服了商人，但並不能消滅商人的語言和商人的文字，當時部落與部落之間一定發生過語言融合的現象，商人的語言一定是勝利者，所以才產生了這種現象。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指出：“在兩種語言融合的時候通常都是有其中某一種成為勝利者，保存自己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彙，並繼續按其內部發展的規律發展着，另一種語言就逐漸失去自己的本質，而逐漸衰亡”。（人民出版社本第二十八頁）我們看滿洲語就是一個很顯明的例子。在清代的時候，滿族征服了中國，漢族雖然是被征服者，可是漢語並沒有消滅，反倒成為勝利者，而滿洲語却逐漸消亡了。我想西周時代一定也是這樣情形。商人的語言是勝利者，而周人的語言逐漸消亡了。所以周代的金文和商代的卜辭在語法和詞彙上是非常接近的。今日我們能夠見到的文獻中恐怕只有尚書周誥和詩經周頌的一部分是代表周人的語言的。

到了春秋戰國時代，書面語言的一致性表現得很清楚。談到這裏，我們自然聯想到“雅言”。關於“雅言”，我們知道的並不很多。“雅言”這個名稱，見於“論語”。論語述而篇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言”漢人解釋為“正言”。鄭康成說：“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見何晏論語集解引）從“雅”字的訓詁來看，漢人這種解釋應當是正確的。論語特別指

出孔子在誦詩讀書或者贊禮的時候要說雅言，雅言必然是比較正規的讀書的語言。

清人對於雅言又曾經有進一步的解釋。以為雅言就是“夏言”。荀子榮辱篇說：“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同書儒效篇說：“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這裏“君子安雅”和“居夏而夏”是一個意思。雅與夏同義，夏即中夏，所以與楚越對稱。夏是黃河中部一帶的地方，因此劉端臨以為雅言就是“王都之言”（見論語駢枝），劉寶楠以為雅言就是當時的“官話”（見論語正義）。這樣，雅言就是當時的共同語了。

論語裏所說“子所雅言”的“雅言”究竟指的是正確的文學的讀音呢，還是當時的官話呢，固然難以確定，可是清人這種解釋正引出一個問題，就是春秋以至戰國時代有沒有一個共同語的問題。

如果從文獻上來看，在春秋時代黃河流域的國家統稱“諸夏”，諸夏的經濟、文化已經發展到了相當高的程度，當時列國之間人民往來非常頻繁，可能已經有了一種區域的共同語。孔子可以周遊列國，重耳可以糊口四方，列國行人聘使往來，宣達辭命，可以賦詩言志，這都是一種證明。這種區域的共同語逐漸發展，到了戰國的时候就發展成為黃河流域一帶的共同語了。這件事實可以從春秋戰國時代的古典著作在語法、詞彙各方面的基本一致性得到證明。清人認為春秋戰國時代黃河流域有一種近於官話的雅言，並不是沒有根據的。

至於春秋時代列國的語言是否完全相同呢？這就不能那樣肯定地說了。列國的語言可能因地理的遠近不同而有分歧。比如吳楚的語言跟中夏各國的語言就會相差很遠，秦與魯的語言就可能差別很大，所以禮記王制說：“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可是春秋時代是列國爭霸的時期，由於戰爭的頻繁，生產的發達，商業的興盛，黃河流域諸夏的語言有可能逐漸向接近的一條路上發展。至少周鄭曹許陳宋魯衛這一地區彼此鄰近的國家的語言會更接近一些。這一個地區正是商人文化傳布的區域，推想當時的語言與從商代語言發展下來的書面語言更接近。這種由商代語言發展下來的口語和書面語逐漸擴展，到了戰國時期，黃河流域的語言慢慢會形成一種共同語，這就是漢以後發展為部族語言的基礎。因為我們看得很清楚，這種語言一方面是承接商代的語言而來的，一方面又跟現代漢語的語法構造基本相同。因此可以推想由春秋到戰國之間一定有這樣一個過程。

假如我們說春秋戰國時代所寫下來的書面語，根本就沒有實際語言做基礎，那是不正確的。因為如果書面語跟實際語言完全脫節，那就不可能由春秋到戰國末年四百二十多年之間（公元前七百二十二——二百二十一）寫下來的書面語言會那樣一致，甚而到了秦漢時代還沒有很大的變化。以其應用之廣和歷時之久來看，它必然有跟實際語言相聯繫的特徵。所以不同的作家的作品除了在語言風格上有不同以外，在語法構造上自有其一致性。

在春秋戰國時代各國語言儘管有差別，可是沒有各自獨立